

宋繫太平御覽



13
403
100



13
101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一

刑法部七

贓貨

贓貨

罪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月八日諸田一人
神山同資
郎若以贈
所購以贈

書呂刑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
其報則以衆人見罪也
尚書大傳曰獄貨非可寶也然後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欺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
又曰太公之美里見文王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駮身朱鬣雞目之西海濱取白狐青翰之於陵氏取惟獸之有參氏取姜女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陳於紂庭紂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

太平御覽
卷六百四十一
杜陵

傳曰晉那侯與雍子爭鄙田那侯楚申公巫臣之久而無
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
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於那侯蔽斷也
左傳昭六曰叔孫婍如晉晉人執之范獻子求貨於叔孫
使請冠焉以爲冠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
又進二冠以與之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免
孫曰見我吾告汝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
又昭六曰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魏其大宗
賂以女樂訟者之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二人魏
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
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
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當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
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飲食饋之始至恐其不

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
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
梗陽人

孔叢子曰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日其才然變嘗爲吏賦於
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日聖人官人如大匠之
用木取所長弃其短君以二刃弃并城之將乎
漢書曰薛宣爲馮翊太守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
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其妻獨受繫
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立實不知慙恐自殺官聞之移書
池陽日縣所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
自明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
魂
又曰王溫舒爲右輔行中尉歲餘會宛軍發發兵伐詔徵

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負騎錢他姦
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
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古者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
五族乎溫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爲五也溫舒死家累千金
謝承後漢書曰神嵩爲益州刺史時永昌大守鑄黃金爲
文蛇以獻梁冀嵩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三府畏懦不敢
案之冀由是銜怒於嵩

華嶠後漢書曰曹嵩靈帝時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
故位至太尉

袁山松後漢書曰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善用兵飲
食必口先將士然後乃安兵曹有受賂者嵩曰公素廉必
資乏也乃出錢賜之吏慙而自殺由是衆皆樂爲致死
范曄後漢書曰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爲大司徒坐

在汝南賊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
餘人至有鬚剃者子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行到河內
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書奏而歙已死獄中
又曰李膺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賊罪
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以歸膺表欲治其罪元羣
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

又曰蔡衍字孟喜汝南南頓人也遷冀州刺史劾河間相
曹鼎賊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
爲書請之衍不荅鼎竟坐輸作左校

後魏書曰鄭義爲兗州性貪恠政以賄成有餉羊西門受
入東門賣之
又曰崔光韶遷廷尉卿時祕書監祖瑩以賊罪被劾光韶
欲置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吏部尚書李神儁皆爲瑩求

寬光韶正色日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

北史日後魏就德興於營州反使尚書盧同往討之敗而還屬侍中穆紹與元順侍坐因論之同先有近宅與紹紹頗欲爲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有罪也紹慙不敢復言唐書曰太宗卽位務止奸忒風聞諸曹案典多不受賂乃遣左右試以財物遺之有司門下令吏受遺絹一疋太宗怒將殺之裴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試之卽行極法所謂陷其入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也太宗納之又曰開元十年武強令裴景仙犯乞取贓積絹五千疋事發景仙逃走吏捕得之玄宗怒命集衆決殺大理卿李朝隱奏曰裴景仙緣是乞贓犯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

寂往屬締構首豫元勳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有兄弟皆被誅夷唯景仙獨存今見承嫡據贓未當死坐有犯猶入議條十代宥賢功多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詔不許朝隱復奏曰有斷自天虜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合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疋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爲贓數千疋止當流坐今以乞取得罪處斬刑後枉法當科欲何罪臣所以爲國惜法明律文詔令減死一等杖一百流于嶺南

又曰牛僧孺爲御史長慶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直臣賂中貴人爲之伸理僧孺堅執不迴穆宗面喻之曰直臣事雖失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之才止於持祿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姦雄正爲才多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況直臣小

才又何屈法哉

又曰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自京赴鎮行過鄧縣縣吏二人犯法在獄一人納賄一吏舞文縣令以公綽持法犯賊者必不免及過欵公綽斷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遂殺舞文者未下車而襄漢大治

又曰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賊繫臺石奏曰臣以李益曉錢穀錄用之不謂貪猥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三輔決錄曰馬融為南郡太守三府以融在郡貪濁受主記掾岐肅錢四十萬融子強又受吏白向錢六十萬布三百疋以肅為孝廉向為主簿又坐失大將軍梁翼音髡徒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拜議郎

鍾離意別傳曰顯宗以意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坐贓千金

徵還伏法以資物簿人大司農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聖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賊穢之寶誠不敢拜受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

罪

青舜典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又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殛誅也

又秦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之時民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

面而問曰古者明王每支解人不審從何支始也景公離
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禮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朋友喪

明則哭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會子怒曰

商汝何無罪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

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

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而喪爾明爾罪三也汝何無罪

與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曰吾過矣吾過矣

傳曰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

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

又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

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僞

才僞絕異也言有才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不祀一也

嗜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路賢人虐我伯

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僞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

又曰衛獻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庸也定姜曰有罪若

何告無罪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

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

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

又曰吳公子札自衛過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

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矣夫子獲罪於君是以此懼

猶不足而又何樂

又曰鄭公孫黑將作亂子產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

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汝堪專伐伯有

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董隧之盟汝矯君位而罪

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

又曰陳侯之弟招殺太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論語公冶長日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兄之子妻之

又堯曰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家語曰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止其身

又曰孔子曰大夫之罪在五刑之域者聞有譴發譴讓也發始發也

露也則白冠鰲纓盤水加劔造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

有禮矣

史記曰范雎盛帷帳侍者甚眾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致於青雲之上惟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

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也

漢書曰惠帝二年制曰今法有誹謗詬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賢良其除之

又曰東越反上復欲使楊僕將為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將軍非有斬將搃旗之實也焉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

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建德他相也逆罪不容於天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

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朕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審其勲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

夸鄉里三過也失期內願以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

後漢書曰荊州刺史趙凱誣奏楊旋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勢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關通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

宋書曰孔琳之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尚書令徐羨之虧違憲典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中從事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使寢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耶自是百寮震肅莫敢犯禁

北史曰賀若弼有罪在禁所詠詩自若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爲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

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昔在周朝已教他兒子反此心終不能改

唐書高祖詔曰朕自起義晉陽遂登皇極經綸天下實仗群才尚書令秦王尚書右僕射寂或契合元謀或同心運始並蹈義輕生捐家殉節艱辛備履金石不移論此忠勤禮宜優異官爵之榮抑惟舊典勲賢之義宜有別恩其罪非叛逆可聽恕一死

說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左右曰王何爲痛之至於此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百姓各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

風俗通曰鼻字爲自辛令爲辛苦憂之也秦皇以爲字似皇故改爲罪

語林曰王子敬疾篤兄弟勸令首罪答曰無所應首唯遣

禮月令仲夏小暑至挺重囚出輕繫挺猶寬也重囚寬之而舍也

傳莊公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歆孫

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

不敬子矣

又曰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

暉音審取戈以斬囚遂以為右

又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

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

又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也縶繫也

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

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

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

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

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也側司馬不知

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盍歸之使台晉

楚之成公從之

又曰楚子侵鄭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

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正於伯州犁正曲伯州

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

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下其手

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囚

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也戍怒抽戈逐王子圍

又曰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士弱晉主

又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

史記曰孟嘗君入秦秦王欲留之人或說秦王必先齊而

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囚孟嘗君

漢書曰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不疑多有所平
反音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毋怒爲之
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又曰呂后爲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

又天文志曰有勾圈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牢中星實
則囚多虛則囚出

又曰王章下廷尉獄妻子皆繫小女年十二起號哭日平
常獄上夜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
君果死

又曰蕭育當繫乃欲弃官按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
曹也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京師旱自三月至五月太后幸洛

陽寺省庶獄舉寃囚徒杜洽不殺人自誣被掠羸困便舉
見畏吏不敢白吏將去舉頭若有言太后察視覺之即呼
還問狀遂得申列即時收令下獄抵罪尹左遷行未還宮
澍雨大降

又曰和帝永元六年七月京師旱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寃
獄未還宮而澍雨

又曰馬援爲郡督郵送囚至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亡
命北地遇赦留

後漢書曰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太守尹興辟爲郡門
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
其錄有尹興名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及掾史五百
餘人詣洛陽詔獄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
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對食悲泣不能

自勝使者恠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但使泣耳
使者大怒以爲門吏通傳意氣將召案之續曰因食餉羹
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母嘗截肉未嘗不方
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

魏志曰太祖征劉備先遣賈逵至斜谷視形勢道逢水衡
載囚數十車逵以還急輒載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
之

晉書曰曹攄爲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
等不幸至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欲暫見家耶衆
囚皆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尅日令還
掾史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
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
北史曰後魏元麗拜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惡之其妻

崔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
放免

宋書曰王志累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
爭囚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
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閑田後爲
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
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且果至以婦
孕吏人又益歎服之

又曰謝方明爲驃騎長史理南郡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
輕重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網紀
已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主簿弘季咸徐壽之並隨
在西固諫以爲昔人雖有此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
情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

驚喜涕泣以為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二人其一醉不能歸逮二日反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干期請見自討之方明知為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當自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竟無逃者遠近歎服焉

北齊書曰梁湘東王繹遣世子方諸出鎮郢州顏之推常管記室值侯景陷郢之推被執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屢護救免囚送建鄴

北史曰蕭撫入周為上州刺史為政以禮讓為本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撫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以之獲罪弥所甘心諸囚荷恩並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

陳書曰張種以外戚賜無錫嘉興縣秩嘗於無錫見有重

囚在獄天寒呼囚曝日遂失之陳文帝聞之笑而不責南史曰吉翰遷豫州梁郡諸軍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閣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

唐書曰韋仁壽隋大業末為蜀郡法司書佐獄無寃囚其有得罪者臨將就戮猶西向為仁壽禮佛而死又曰太宗親錄囚徒多所原宥見死罪者憫之放歸于家限至來秋即戮乃勅天下死囚皆放令入京並依期而集於是天下死罪囚三百九十人皆釋禁自至朝堂不勞督領一無逃散太宗感其奉法責盡赦之

又曰高宗遵貞觀故事務在恤刑嘗問大理卿唐臨在獄繫囚之數臨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合死上以囚數少甚喜

又曰呂元膺為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蓋脫其械縱之與為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群盜感義相引而去

韓子曰溫人入周周不內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史曰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下則我天子臣也

淮南子曰拘囹圄者以日為脩當市死者以日為短

吳越春秋曰吳王拘越王句踐與大夫范蠡於石室吳王

疾越王謂太宰嚭曰囚臣請一見問疾太宰人言吳王乃

見越王也

列女傳曰嚴延年為河南太守河南號曰屠伯以其刑殺為主若屠也

其母嘗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賜到洛陽適見執囚所執也

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

會稽典錄曰盛吉拜廷尉吉性多仁恩務在哀矜每至冬

月罪囚當斷夜省刑狀其妻執燭吉持筆夫妻相向垂泣

妻常謂吉曰君為天下執法不可使一人濫罪

太公金匱曰文王問太公曰天下失道忠諫者死予子伯

邑考為王僕御無故烹之囚予於羑里以其羹歡予

風俗通曰囚適也言辭窮得罪誅適也禮罪人宣諸圜土

故囚字為口中人此其象也

陳留耆舊傳曰虞延除緗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

各歸家囚並感其恩應期而還

韓陽天文要集曰流星入昂貴人有繫囚也

論衡曰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象囚之形鑿

地為培臥木囚其中罪正者木囚不動冤侵奪者木囚動

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耶將天神之氣動木囚也

徒

史記曰秦始皇至湘山逢大風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

何神對曰堯女舜妻也死而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

伐湘山樹赭其山上

又曰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多

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

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

漢書曰匈奴寇于莽大募天下囚徒乃名曰猪突豨勇

服

曰突者逐也惟觸突人故取以為喻也

范曄後漢書曰尚書郎張俊自獄中上書訟罪而俊獄已

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上

書謝曰孤恩負義自陷重刑請斷竟訖無所復望廷尉鞠

遣刀斧在前棺槨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

臣嘗在近密識其狀見復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偏覆喪

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槨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

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

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

不勝去死就生驚死踊躍冒昧拜章世皆哀其文

魏略曰人得崔琰書以裏幘籠持其籠行都道中時有與

琰宿不平者遙見琰名著幘籠從而視之遂白大祖以為

琰腹誹心謗乃收付獄髡刑輪徒前所白琰者又白云琰

為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太祖亦以為然遂殺之

又曰王陵字彥雲太原人陵為發干長遇事疑刑五年當道掃除時太祖下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太祖曰此所坐亦公耳於是選為驍騎主簿

三國典略曰太原公洋之赴晉陽也陽休之勸崔季舒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季舒性好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淫樂司馬子如等緣宿憾乃奏逼及季舒過狀各鞭二百徒於馬城晝則供役夜置地牢

璅語曰晉治氏女徒病弃之舞囂之馬僮飲馬而見之病徒曰吾良夢馬僮曰汝奚夢乎曰吾夢乘水如河汾三馬當以告舞僮舞囂自往視之曰尚可活吾買汝荅曰既弃之矣猶未死乎舞囂曰未遂買之至舞囂氏而疾有聞而生荀林父神異記又載之

鍾離意別傳曰司徒候霸辟意署議曹掾以詔書送囚徒三百餘人到河北連陰冬盛寒徒皆貫連械不復能行到弘農縣使令出見錢為徒作襦袴各有升數令對曰被詔書不敢妄出錢意曰使者奉詔命寧私行耶出錢便上尚書使者亦當上之光武皇帝得上狀見司徒侯霸曰所使吏何乃仁恕用心乎誠良吏也襦袴既具悉到前縣給賜糜粥後謂徒曰使君不忍善人嬰刑飢寒感惻於心今以得衣矣欲悉解善人械桎得逃去耶皆曰明使君哀徒恩過慈父身成灰土不敢逃亡意復曰徒中無欲歸候親者耶其有節義名者五六十人悉解械桎先遣之與期日會作所徒皆先期至也

劉楨京口記曰有龍目湖秦始皇東遊觀地勢曰有天子氣使赭衣徒三千人鑿此中間長堙使斷因改名為丹徒

風俗通曰徒不上墓說新遭刑罪原解者不可以上墓祠
祀令人死亡謹案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曾子病困啓
手足以歸全也令遭刑者髡首剔髮身被加笞新出狴狂
臭穢不潔凡祭祀者孝子致齋貴馨香如親存也時見于
被刑心有惻愴緣生事死恐神明不歆承當不上墓耳
郭子曰劉道真嘗為徒扶風王司馬駿以五疋布贖之既
而用為從事中郎常時以為美談
孔融肉刑論曰今之洛陽道橋作徒囚於廝役十死一生
故國家常遣三府請詔月一案行又置南甄官使者主養
病徒僅能存之語所謂洛陽豪徒韓伯密加笞三百不中
一髡頭至耳髮詣膝此自為刑非國法之意

徒作年數

周禮秋官大司寇曰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

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
重罪旬有三日坐笭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
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
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又秋官上曰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
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
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出圜土者殺

漢書曰罪人獄已決宥為城旦春滿三歲為鬼薪白粲應
注曰鬼薪為宗廟取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
薪白粲澤米使正白歲免為庶人

晉律曰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若諸士詐偽將吏越武庫垣
兵守逃歸家兄弟保人之屬
並五歲刑若復上闌入殿門上變事漏露泄選舉
刑也四歲刑若摸幾密事歐兄姊之屬並四歲刑
三歲刑若傷人上而謗偽造官印下憂二歲刑等入罰金二
歲刑軍事戲殺人之屬並三歲刑也

歲以至五歲刑皆耐罪若越城作奔走馬刑二歲人罰金二
張斐律序曰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罪已定為徒累作
不過十歲徒犯一等加六歲作累答不過千二百
徒加六等答徒加六等答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二
二平面舍不罪一平面舍其小論如出開土芥券
里其文則亦面券之

重罪會齊三日坐禁其水火日坐大其對其衣十日坐
而宋置於堂而西風限里亦對禁而坐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三

刑法部九

獄

釋名曰獄確也言確人情偽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
牢也又謂之園土言築土表墻其形園也又謂之囹圄
領也囹禦也領錄囚徒禁禦之也
急就篇曰臯陶造獄

說文曰獄謂之牢

易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又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又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詩小宛日哀我墳寡宜岸宜獄岸亦獄鄉亭

詩含神霧日杓為天獄主天殺也

禮曰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圜圜去桎梏止獄訟孟春之月命有司脩法制繕圜圜具桎梏鄭玄注曰圜圜所以禁守繫者若之別獄矣

周禮秋官司冠日以圜土聚教罷民圜土獄城也

春秋元命苞曰為獄圓者象斗還合宗均注曰作獄圓者象斗運

國語曰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將終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

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不行謂夫君臣無獄

獄訟也無是非曲直厭訟之義也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

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安

庸刑庸用刑法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

懼其無後也在魯僖三十年無後無以復合諸侯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

乃歸衛侯

史記曰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圜圜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

又曰蕭何卒召曹參參去囑其後相日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

又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有上書告勃反下廷尉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女也勃于勝之尚公主故獄吏教引為證薄太后亦以勃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願反耶文帝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

知獄吏之貴也

又曰鈞弋夫人得幸武帝乃生昭帝帝立時年五歲衛太子廢後上幸甘泉官命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於是左右群臣知帝欲立少子後數日帝譴責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後帝閑居問左右曰人言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者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

漢書曰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復不燃乎田曰燃即溺之居無幾安國為梁內史田甲

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尔宗田甲肉袒謝安國歎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又曰孝宣帝初生號曰皇孫生數月遭巫蠱事收繫郡邸廊吉為廷尉監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輕重皆煞之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吉拒關使者不得入皇曾孫賴吉得全

又曰張湯杜陵人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鼠盜肉父怒湯湯掘燻得鼠及餘肉劾鼠掠笞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又曰夏侯勝為議不許宣帝尊武帝廟下獄及丞相長史黃霸坐不舉劾俱下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怠又曰有罪當械者皆頌繫應劭注曰頌者容也言見寬容

但處曹吏不入狴牢
又曰尹賞鉅鹿楊氏人長安中姦多間里少年群輩煞吏受財報仇相與探丸得赤丸斫武吏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賞以三輔高弟選守長安令治獄穿地方深各數丈餘乃以大石覆其口名虎牢輕薄惡子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捕得數百人內虎牢中數日一發視皆枕藉死長安中遂無盜賊
又曰天文志曰勾園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星實則因多虛則開出
續漢書曰范滂字孟博繫坐黃門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特理之上帝如有其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止也
又曰武帝置中都獄官二十六所世祖皆省唯廷尉及洛

陽有詔獄

又曰虞詡字叔卿陳留圉人祖爲獄吏嘗劾于公之治獄及詡生經曰吾雖不及于公子孫至丞相冀得爲九卿故字詡曰叔卿至尚書令
又曰李業字巨游廣漢人王莽居攝太守劉咸聞業有德辟業業稱疾咸怒教曰賢者不避害猶殼射市中命薄者先死令業詣獄養病客有說咸者乃出業
謝承後漢書曰赤眉入長安時式侯恭以弟盆子爲赤眉所尊故自繫赤眉至更始奔走式侯從獄中參械出街中逢京兆尹解暉呼曰解君載我更始之忠臣也即帝敗我弟又爲赤眉所立暉使後車載之前行見定陶王劉禮解其械言帝在渭中舡上遂相隨見更始
范曄後漢書曰許楊爲都水掾使典復鴻郤陂初豪右大

姓因緣陂役竟欲辜較在所楊一無所聽乃共譖楊取受財賂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見恐遽卽夜出楊時天雨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
又曰杜篤字季雅居美陽與美陽令遊從數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之
東觀漢記曰崔篆爲新建大尹篆歎曰吾生值澆昇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乃單車到官稱疾三年不視事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垣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民於罪此皆何罪於是乎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煞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

也遂稱疾去

又曰鮑昱爲泚陽長縣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止宿遂任身有子

衛宏漢舊儀曰郡邸獄理天下郡國上計屬大鴻臚東市獄屬京兆尹

王隱晉書曰太康五年夏六月初置黃沙獄晉書曰武帝置黃沙獄以典詔囚以高光歷世明法用爲黃沙御史又曰帝至平陽爲劉聰所幽辱麴允伏地號哭不能起聰大怒幽之於獄允發憤自殺聰善其忠烈贈車騎將軍節愍侯

又曰喬智明爲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愛之號爲神君部人張允爲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

獄歲餘令充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充免充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

又曰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智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捶毒備加終免叔父

晉令曰獄屋皆當完固厚其草蓐家人餉饋獄卒爲溫暖傳致去家遠無餉饋者悉給廩獄卒作食寒者與衣疾者給醫藥

宋書曰漑撫明帝立擢爲太子洗馬撫資籍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妓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交遊愛妓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撫頗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撫入獄數宿鬚皆白免死繫尚方

蕭子顯齊書曰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力便弓馬於都載錦爲歐陽式所得繫兗州獄太祖遣薛深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吏飲以刀刻械手自拆鎖發屋而出歸太祖送止之齋內以其家貧年給粟千斛崔鴻後趙錄曰石季龍幽中書令徐光于襄陽國詔獄光在獄中注解經史十餘萬言

三國典略曰周諒入于齊爲揚州刺史平鑿所獲繫之獄妻生男鑿因喜醉擅放免之既醒知非上啓自劾齊主特原其罪

隋書曰裴政爲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寮吏民有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衆中召出親按其罪五人處死徒流者甚衆合墳惶懾令行禁止小民蘇息稱爲神明尔後不修囹圄殆無

爭訟
又曰薛胄爲兗州刺史及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
又曰柳儉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遣不爲文書約束縱容而已獄無繫囚

唐書曰太宗行次靈石縣指獄而謂皇太子曰此何謂皇太子對曰此所謂圓獄將繫罪人太宗因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而漢文帝志在輕刑但以詳平爲佳非謂有罪而釋也濫繫無辜則政道缺久滯有罪則怨氣生圓土之中仰視青天有同懸鏡而鑱械膚體鬱結其中夫循諸已者可以知物傳曰其怨乎由此言之不可不慎

又曰陽城爲道州刺史觀察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恠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有罪自囚於獄

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月未出去城因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

晏子春秋曰景公籍重而獄多拘者滿囹怨者滿朝晏子諫不聽

淮南子曰君不入獄爲恩也

論衡曰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爲驗故臯陶禮羊跪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

風俗通曰易噬嗑爲獄獄十月之卦從犬言聲二犬亦存以守也廷者陽也陽尚生長獄者陰也陰主刑煞故獄皆在庭北順其位

又曰詩云宜狴狴獄狴司空也周禮凡萬民之有罪過已

離於法者桎梏以上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令平易道路也
又曰周禮三王始有獄夏曰夏臺言不害人若遊觀之臺
桀拘湯是也殷曰羑里言不害人若於閭里紂拘文王是
也周曰囹圄囹圄舉也言人幽閉思愆改惡爲善因原之
也今縣官錄囚皆舉也

三輔黃圖曰長安有九市二十四獄

扶南傳曰扶南俗理訟無牢獄鞭杖唯以探湯搥鑽沒水
爲信先使沐浴齋戒乃令以手內湯或捧熱鑽或沒水中
無罪者不爛不焦沒罪者即驗也

會稽典錄曰鍾離意爲堂邑令縣民房廣爲父報仇繫獄
其母病死廣聞之號泣獄意爲之悽惻出廣見之曰今欲
出若歸家殯歛有義則還無義則已丞掾諫以爲不可意
曰不還之罪令自受之廣臨殯畢即自獄以狀表上詔減

死一等

又曰盛吉字君達山陰人司徒虞延辟西曹掾時隴西太
守鄧融以賊罪徵詣廷尉前後考驗歷歲不服明帝下三
府遣精能掾屬更就彈劾吉到詔獄但赦主者供湯沐飲
食不去問事明日復往解融桎梏安徐以情責君若無賊
強見誣枉宜具列辭當相伸理如審有罪不得誣罔國家
融感吉意即移辭首服

又曰黃昌爲蜀郡太守密捕得盜師一人悉使疏諸縣強
盜密往捕錄其諸小盜皆原其死譴作棧道以代民役由
是道不拾遺獄至連年無有重囚
又曰高豐字文林爲鄴縣獄吏刺史虞孟行部到旬日鄴
縣僻敕鄴長野囚徒就所在錄見林被文書閉獄下籥不
肯送徒自詣諫曰明使君秉法駕駢駟銜命理冤當縣縣

乃至今乃遙召囚徒欲省更煩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鄴獄非漢地乎囚徒終不出縣特望朱
軒迴輪向鄴孟遂到鄴
襄陽耆舊記諸葛亮出關中使馬謖統大衆在前爲魏將
張郃所破坐下獄死時年四十九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
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推殛鯀與禹之義使平生之交
不虧謖雖死無恨於黃泉
博物志曰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稽留三代之異名也
又狴犴者亦獄別名
韓陽天文要集曰貫索貴人之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
出
搜神記曰漢武帝東遊未出函谷關有物當道其身數丈
其狀像牛青眼而耀精四足入土動而不死百官爲懼東

方朔乃請酒以灌之灌之十斛而物消帝問其故荅曰此
名爲患憂氣之所生此必秦之獄地不然則罪人徒作者
之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於此乎
東方朔曰孝武皇帝時幸甘泉至長平坂上馳道中央有
蟲覆而赤如生肝狀頭目口齒鼻耳盡具先軀旄頭馳還
以聞曰道不可御於是上止車遣待中馳往視之還盡其
知也時東方朔從在後屬車上召朔使馳往視之還對曰
恠哉上曰何謂也朔對曰秦始皇時拘繫無罪幽殺無辜
衆庶怨恨無所告訴仰天而歎曰恠哉感動皇天此憤氣
之所存也故名之曰恠哉是地必秦之獄處也土有詔使
丞相公孫弘案地圖果秦之獄處也上曰善當何以去之
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去之以酒置中立消靡上大笑曰
東方生真所謂先生也何以報先知之聖人哉乃賜帛百

正 吳苑曰建康陵欣景平中死於揚州作部尅辰當葬作部督夢欣云今爲獄公姥祖夕有期莫由自反勞君解謝今得放遣督不信夜後又夢言辭轉切因歌一曲云生時世上人外作獄中鬼不得還墳墓灰沒有餘罪督覺爲謝神從此便絕

劉義慶幽明錄曰晉廬陵太守寵企字子及上租坐事繫獄而非其罪見螻蛄行其左右相謂曰使尔有神能活我死不當善乎因投針與螻蛄食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異之復與食數日其大如豚及當行刑螻蛄掘壁根爲大孔道得從此出亡後遇赦得活矣
齊諧記曰吳當陽縣董昭之泛舡過錢塘江江中見一蟻著一短蘆惶遽畏死使以繩繫蘆著舡舡至岸蟻得出中

夜夢見一人烏衣來謝云僕是蟻中王君有急難當見先語歷十餘年江左劫盜縱橫錄昭之爲劫主繫餘姚獄昭之自惟蟻王夢云緩急當告今何處告之獄囚言但取兩三蟻著掌中祝之昭之如其言暮果夢昔烏衣人云可急去入餘杭山天下旣赦命不久也於是便覺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遇赦遂得免
相子新論曰近哀平閒道士臨淮董仲君坐繫獄病死數日目陷生虫吏捐弃之使更活去

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三

易蒙卦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
又噬嗑曰初九屨校滅趾無咎
傳曰郤犢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桎之
與其父母妻子
同一轅繫之車轅
又曰宋華弱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
以弓楛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楛平公見之曰
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也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也
說文曰楛手械所以告天楛足械所以質地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四

刑法部十

械 桎 梏 鑊 鑕

鉗

械

易蒙卦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

又噬嗑曰初九屨校滅趾無咎校者以木絞皆也卽械也校者取其通名也

傳曰郤犢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桎之桎械也與其父母妻子

同一轅繫之車轅

又曰宋華弱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優調戲也子蕩怒

以弓楛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楛平公見之曰

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也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也

說文曰楛手械所以告天楛足械所以質地也

史記曰桓公乃佯為召管仲欲甘心焉實欲用之鮑叔牙
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之桎梏

漢書曰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應劭曰管略令各有當盜

曹史舍不入堅牢盜着也恐亡故着械不謂盜竊乃械也但頌繫者言見寬容但

謝承後漢書曰赤眉入長安時式侯恭以弟盆子為赤眉

所尊故自繫赤眉至更始奔起式侯從獄中參械出街中

具獄門中

魏略曰賈逵為丞相主簿王欲征吳逵諫之王怒付獄獄

吏以逵主簿不即着械逵曰促我械王且疑我在近職求

緩於卿將遣來察着械適訖而果遣視之

江表記曰孫策得太史慈即勅破械使沐浴賜衣巾并設

酒食

魏志曰田豫為汝南太守先是郡人侯音反前太守收其

黨五百餘人皆當死豫悉見慰喻破械遣之諸囚叩頭願

効即相報語群賊解散

吳志曰陳表傾意待士皆樂為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

難士施明明壯悍收考極毒雖死不伏廷尉以聞權以表

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

欲以誘之明乃首服

晉書曰范廣為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以付縣榮即

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還榮亦如期而返縣堂為野

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着械

又曰并州刺史司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將詣冀

州兩胡一枷石勒亦在中

又載記曰苻丕敗徐義為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

義誦觀世音經至夜土開械脫出於重禁之中若有人脫

太平御覽

之者遂奔

後魏書曰孝文太和初時法官及州郡縣多爲重枷復以
繩石懸於囚頸傷肉至骨勒以誣服吏以爲能帝聞而傷
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款辭者不得大枷

又曰宋黻爲河南令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方結尾青

及黻爲縣主吏蕭焚之黻曰且置南墻下以待豪猾未幾
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黻命取青尾以鎖之
小駒既免入訴於宣武宣武大怒勅河南尹推之黻具自
陳伏詔曰卿固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黻對曰造具
亦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兇暴之徒如駒者
耳由是威振京師

三國典略曰東魏中尉朱遊道限外受故選狀詞渤海王
怒而禁之獄掾欲爲之脫枷遊道不肯曰此王命所着不

可輒脫玉開而宥之

北齊書曰庫狄遷封武章郡王其子士文爲貝州刺史性
孤直其子啗官廚餅枷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

蕭子顯齊書曰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力便弓馬
於都載錦爲歐陽式所得繫兗州獄太祖遣薛淵餉僧靜
酒食以刀子置魚腸中僧靜與吏飲醉以刀刻械手自拆
鎖發屋而出歸太祖

後周書曰柳慶爲雍州別駕廣陵王元欣魏之懿親其甥
孟氏屢爲凶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推得實趣令就禁孟
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今若加以桎梏後復何以脫之欣
亦遣使辯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於是大集僚吏盛言
孟氏依倚權威侵虐之狀言畢便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
手不敢侵暴

唐書曰酷吏來俊臣所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日定百脉二日喘不得三日突地吼四日着即臣五日失魂膽六日實同反七日反是實八日死猪愁九日求即死十日求破家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

山海經曰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竊竄帝乃梏之疏屬

之山梏其右足梏械也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漢宣帝使

人作上郡發盤石石室得一人徒役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群臣莫能知劉子政案此對之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

山海經也

又曰大荒之中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楓木蚩尤所弃

梏蚩尤黃帝所得械之煞已

異苑曰新野庾紹之少字道遐與南陽宋協中表之親相

立時庾為湘東太守病亡協以義熙中晨起服菜羹酒一

小兒通云庾湘東須臾便至兩腳着械脫之而坐

孟子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呂氏春秋曰齊有善相狗者其隣畜之數年不取鼠以告

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志在麀豕鹿不在鼠也欲其鼠則

桎之其隣桎其後足則狗取鼠矣

賈誼書曰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己者而桎梏之文

王桎梏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剋殷既定令殷

之民連梏而流之於河民輸梏者以手撒之弗敢敗之跪

入之水不敢投也昔者文王擁此故思愛文王猶敬其桎

況其法教乎

風俗通曰延熹中京師長者皆着木屐婦人始嫁至作漆

畫五采為系謹案黨事始發傳詣黃門北寺臨時惶惑不

能信天任命多有逃亡不就梏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

少婦女皆被桎梏應木屐之像矣

又曰械成也所以警戒使為善也桎實也言其下垂至地然後吐情首實
語林曰稽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械械來歎其手使曰君一絃不調中散與琴調之聲更清婉問姓名不對疑是蔡伯喈伯喈將亡亦被桎梏

音拱

周禮秋官上日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桎而桎王之同族拳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桎者兩手共入一本王同或拳或桎而已弊猶斷也

晉今日死罪二械加拳手

趙書曰後石卒精騎五千襲邵續一戰生禽續於青丘鉗頸拳手於襄國青陽城門頓頭稱囚

鎖

說文曰銀鑕鑕也

漢書食貨志曰王莽為貨有誹詛者郡國檻車鐵鑕傳送長安鍾官

又王莽傳曰民犯錢伍人相坐沒官為奴婢其檻車兒女步以鐵鑕銀鑕其頸傳至鍾官奴以千萬數

華嶠後漢書曰崔鈞為西河太守與表紹起兵董卓收鈞父烈下之郡獄銀鑕卓誅烈得歸長安也

王隱晉書曰石勒鑕苟晞頸以為司馬而反煞之

南史曰丹徒縣令沈疇之以清廉拔罪疇之吳興武康人性踈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鑕繫尚方

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荅曰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疇之以手扶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

必令清譽日至嶺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
丹徒令曰衛又曰褚玠除山陰令縣人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
賂通姦全丁戶類多隱沒玠鑿次的等具狀啓臺宣帝手
敕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戶
三國典略曰梁湘東王以鮑泉圍湘州久不陷使平南將
軍王僧辯代爲都督數泉十罪舍人羅重懼帥齋仗三百
與僧辯俱發先令通泉曰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愕
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賊不足平俄而重懼先入僧
辯繼之泉方拂席而坐僧辯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令我鑿
卿勿以故意相待羅重懼宜令即鑿之於牀側泉舉止自
若謂重懼曰樞緩王師甘受其罪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
憤耳僧辯意甚不平泉乃爲啓自申拜謝淹遲之罪湘東

怒解遂釋之

宋躬孝子傳曰繆斐字文雅東海蘭陵人父忽得患醫藥
不給斐晝夜叩頭不寢不食氣息將盡至三更中忽有二
神引鎖而至求哀曰尊府君昔經見侵故有怒報君至孝
所感昨爲天曹所攝鑿銀鑿斐驚視父已差父云吾病恒
見二人見持向來忽不見斐乃具說父曰吾曾過伍子胥
廟引二神像置地當此是也

劉欣期交州記曰居風山去郡四里夷人從太守裴岸求
市此山云出金既不許尋有一嫗行出見金牛出食斫得
鼻鑿長丈餘人後往往見牛夜出其色光耀數十里

鉗

說文曰鉗鐵有所劫束也鈇脛鉗也鈇音

史記曰衛青平陽人其父爲吏與給事平陽侯家妾通生

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
為兄弟青嘗主眾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
侯青歎曰人奴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

晉令曰徒着鉗者刑責錄輸所送獄官

晉律曰鉗重二斤翹長一尺五寸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四

漢書刑法志曰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
古無肉刑至治之時也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
純非草也屨履也純緣衣也是非草也屨履也純緣衣也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
罪非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人不犯法即象刑無所施也以為人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五

刑法部十一

象刑

誅

轅

象刑

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州
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純緣者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衣服自為大耻
中刑雜屨屨履也下刑墨矇矇中也使以不蒙以居州里而民
耻之

漢書刑法志曰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
古無肉刑治古謂上古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
純非草也屨履也純緣衣也是非草也屨履也純緣衣也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
罪非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人不犯法即象刑無所施也以為人

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
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故象刑非生於治
古方起於亂今也如淳曰古無象刑也所以有象刑之言
之聖君但以象
刑天下自治
白虎通曰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助治順天之度
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傳曰
三王肉刑應世以立刑者五帝之鞭策刑所以五何法五
行也五帝畫其衣象五行也

誅

書曰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又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不順天厥罪惟均

禮曰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臣不
不勸也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顛倒
也側反側也皆謂甬省視之也

又曰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皆廣也路馬

周禮秋官下曰布憲掌憲邦之刑禁傷人見血而不以告

者攘獄者遏訟者改以告而誅之謂吏民相殺傷見血者

訟者訟止
欲遏者也

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不以刑去士也

傳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家語曰孔子為魯司冠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而卯戮之

于兩觀之下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

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

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

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

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居處足以撮徒成黨談說足以

褒飾榮眾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不可不除

夫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吾始誅之不亦可乎
史記曰二世遵用趙高之法乃陰與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人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願陛下遂從時無疑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漢書曰誅彭越盛其醢以偏賜諸侯
又曰公孫少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釐踵爲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墟

而已至賀屈釐壞爲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終丞相位其餘盡伏誅

又曰上遣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言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

後漢書曰梁冀誅李固而露尸於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又曰梁冀專權其同己者榮顯違迕者劔死同僚側目臺閣機事先以聞冀乃得奏御內外恐懼上下鉗口天子恭己而已不有所親任上既不平之矣冀以私憾專殺議郎邴遵上愈益忿八月癸酉上問小黃門唐衡曰左右誰與梁氏不相得者衡荅曰單超左悺音管上呼超悺入室上曰梁將軍兄弟專朝逼脅内外公卿已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皆對曰誠國賊當誅之日久臣等弱劣

六平御覽 卷之百四十五 三 張翕
未知聖意如何上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易耳
但恐陛下腹中狐疑上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復何狐疑
於是命衡呼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得數言恐爲人疑
丁丑冀心疑超等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瑗敕
吏收惲自外謀圖不軌於是帝幸殿召公卿勒兵使者收
冀大將軍印綬更封比景都鄉侯黃門令瑗將虎賁劍士
卒千人司隸與共捕冀宗親送雒陽獄無少長皆誅之冀
自殺坐冀所連及公卿列侯校尉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
人冀故吏賓客免絀者二百餘人朝廷爲之一空
又曰鍾離意爲暇丘令史有擅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
狀建叩頭伏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爲建設酒
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
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

漢雜事曰上自擊鄧奉破之於長安奉降上以舊功臣不
誅耿弇曰奉背恩反叛曝師連年上既至奉親在陳兵敗
乃降不誅無以懲惡於是誅之
又曰秦豐田戎連兵黎丘距漢上遣朱祐守豐議者以爲
豐已連年勢必困上自往豐必降上往招豐出惡言後數
月豐降祐檻車傳及母妻子送洛陽大司馬吳漢劾奏祐
知豐狡猾圍守連年上親至城下而遂悖逆天下所聞當
伏夷滅之誅不時斬截而聽受降無將帥任大不敬上乃
誅豐召祐
王隱晉書曰解結與孫秀不協秀誅張華陷殺結并欲誅
結弟系梁王彤救之秀曰我於水中蟹尙惡之況其兄弟
耶
晉書曰孟玖潛陸機於成都王穎言其有異心將軍王闡

郝昌公師蕃等皆致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着白紵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幃幄出割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賸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
又載記曰昌黎尹孫伯仁護弟北支支弟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馮跋之立也並異開府而跋未知所欲由是有怨言每於朝享之際常拔劍擊柱曰興建大業有功力焉而滯於散爵豈是漢祖山河之義乎跋怒誅之
趙書曰臨沅侯崔約字道恭與太子詹事竭孫珍會朝珍患目痛問約用何方治為佳約戲言唯溺取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眈眈正可溺中珍入奏太子怒約父子伏

誅

晉書曰劉裕誅諸葛長民士庶咸恨正刑之晚若釋桎梏焉

宋書曰謝朓初告王劭則反朓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莊子曰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也列子曰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俄而誅之

慎子曰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剕以艾鞞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支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當世用刑而民不從

韓子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傳之
正夫堯不聽舉兵誅之於郊共工又諫流於幽都天下莫
敢言

又曰太公東封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狷華士昆弟二
人立議曰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耕作而食掘井而飲
吾無求於上太公至營丘使執而殺之周公聞發急傳問
之太公荅曰今有馬如驥之狀天下至良也驅之不前引
之不至左之不左右之不右賢士而不爲主用驥之不可
以左右是以誅之

會稽典錄曰孟嘗仕郡戶曹史上虞有寡婦雙養姑至孝
姑卒病亡其女言縣以雙煞其母縣不理斷結音言郡郡
報治罪嘗諫以爲此婦素名孝謹此必見誣固諫不聽遂
抱其獄文書哭於府門後郡遭大旱三年上虞尤甚太守

殷丹下車訪問嘗具陳雙不當死誅姑之女改葬孝婦丹
如其言天應雨注

襄陽耆舊記曰李衡聞王衡道音有人物鑿往于之衡曰多
士世尚書劇曹郎才也後數年校書郎呂壹操弄權柄大
臣逼畏莫敢言或問衡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
衡爲郎衡一引見口奏壹數千語孫權有愧色劉助復告
壹卽伏誅

世說曰相宣武之誅表眞也未當其罪世以爲寃焉表眞
在壽春嘗與宣武一妾姪焉生玄及篡亦覆相族識者以
爲天理之所至

輓

釋名曰車裂曰輓輓也者散也支體分散

傳曰齊人殺子亶而輓高渠彌

車裂曰輓

又曰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煞夏徵舒轅之栗門
又曰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煞子南於朝轅起於四境
孔叢子曰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諫不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夫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切以爲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耳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哀樂喜怒無不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多犯法以法之重無所措手足故也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往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爲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畔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得以聞是爲自居於中正之地而閹推之君王使同於桀紂也

且夫爲人臣見主非而不爭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己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入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史記曰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澠池秦惠王車裂商君徇曰莫如鞅反滅商君之家
又曰張儀西說趙王曰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于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以明矣
漢書曰陳勝初令鉅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
續漢書曰張角別黨馬元義爲山陽所捕得鎖送京師車裂於市

崔鴻前涼錄曰武威姑臧民名白輿以女爲妻其妻妬之
輿怒以妻爲婢爲女給使郡縣以聞張駿大驚曰自古所
未聞也將爲怪乎於姑臧市輿煞之是月沉陰昏霧霾塞
又曰前秦錄曰池陽民惑其婦言而欲煞母遂車載母辭
詣親家入南山母曰汝詣親家何至是也兒曰老婢何言
遂下母於嶠谷之間脫衣將殺之初婦謂其夫曰不可不
得中衣來也兒不欲手脫背坐厲聲令母自脫母泣曰我
生汝養汝至於今日汝信婦言枉煞我不可不乞我此衣
兒怒曰老婢復何言母呼曰天神山神當見此不言未卒
聲見所持刀忽貫其項而煞投於山穴母乘車卻歸昏而
反家婦謂其夫還逆問曰得中衣來不母馳告鄰里收其
婦送官郡縣以聞堅驚曰宇宙之內乃有此事將非惟乎
於是輿而煞之

崔鴻南燕錄曰慕容超卽位太后告超曰左僕射封嵩數
遣黃門令牟裳說語云帝非太后所生依如故法宜勒兵
廢帝立鍾爲主超命執嵩斬之嵩請與母別超曰汝尙知
有母何意聞人之親以五車裂之不又前秦錄曰有司奏人有盜其母之錢而逃者請投之四
裔太后聞而怒曰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當弃之市朝柰
何投之方外乎方外豈有無父母之鄉乎於是輿而殺之
淮南子曰萇弘周宣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
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也然不自知車裂而死
劉向說苑曰秦始皇太后不謹幸郎繆毒封爲信侯專國
事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與鬪者
走白皇帝大怒毒因作亂咸陽宮始皇取毒四支車裂之
取皇后遷之長樂宮

栢寬鹽鐵論曰李斯相秦藉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及其囚
於囹圄車裂於雲陽之市願負薪入東門行上蔡徑不可
得也齊與魯中丞亦貴也釋名曰煑之於鑊曰烹若烹禽獸之肉也車裂而
傳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
夷氏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內宮而施賂于外
愚弄其民欺罔而虞羿于田樂之以樹之詐慝以取其國
家樹立外內咸服詐人羿猶不悛悛改將歸自田羿獵家
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食羿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
於國門又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謂野享之公使往伊戾
請從之公曰夫不惡汝乎對曰小人之事君也惡之不敢

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縱有供其內莫供
其外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也徵驗
也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囚太子乃
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又曰楚白公為亂既死其徒徵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
死焉乞曰此事也克則卿不克則烹何害固其所也乃烹
石乞
史記曰齊威王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
使使視阿田野不辟民貧苦昔者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
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
夫及左右嘗譽者并烹之
又曰主父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
漢書曰韓信聞酈食其憑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渡兵平

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己言其與韓通烹食其

又曰韓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蒯通通至上欲烹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願力不能可彈誅邪上乃赦之

晉中興書曰劉寅於厭次縣築壘拒石勒勒後虜執寅以鑊湯煮之

韓子曰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樂羊坐於幕下而饗之
呂氏春秋曰齊王疾痛使人迎文摯至視王疾謂太子曰

非怒王則疾不可活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疾臣與母以死爭之願先生勿患也摯曰諾與太子期而至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摯至不解屨登牀問疾王怒不與言摯因出固辭以重怒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烹摯太子與王左右急爭之不解果以鼎烹摯摯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乃死

新序曰田單處中牟佛盼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從之至於田單曰義士死不避斧鉞之罪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若死寒衣將入鼎佛盼說乃止趙氏攻取之聞田單不肯與也求而賞之單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賞一人而慙萬夫義者不取我受賞使中牟之士皆

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正夫而榮侮諸侯者罪
應誅請有司速加法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
慙色

史記韓信亡楚歸漢未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
人已斬次當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
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
之

又曰張蒼坐法當斬解衣身長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恠
其美士乃言沛公救勿斬

漢書曰王訢濟南人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爲被罷音陽令武
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群起繡衣御史暴勝之逐捕盜
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解
衣伏鎖仰天言曰使君專殺生之柄威震郡國今復斬一

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
壯其言貫不誅因與相結厚也

東觀漢記曰任光字伯卿初爲鄉嗇夫漢兵攻宛軍人見
光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斬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
光容兒長者乃救全之

後漢書曰趙王在長安爲赤眉所得赤眉欲斬之白馬從
事見趙王儀狀鬚眉美好絕衆護而活之

又曰獻帝疾愈大會未央殿董卓朝服升車而馬驚墜泥
還人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
宮左騎右步屯衛周匝令呂布扞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
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同心勇
士七十餘人僞着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
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衣

甲不入傷臂墜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
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耶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
簿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賫赦書以令宮
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

魏略曰京兆鮑出字文才值世飢餓出覓食後噉人賊以
繩貫其母手掌驅去出走追斬賊得其母還

魏志曰于禁字文則昌豨叛太祖遣禁征之禁急進攻豨
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爲豨已降當送太祖也禁曰
諸君不知公常令先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
之節也豨雖舊交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訣賈涕而斬之
郡中震慄無求不獲

又曰夏侯玄雅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又曰鄧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

死本營將士追艾檻車迎還衛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綿
竹西斬之

蜀志曰魏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麟
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
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後爲馬岱所斬

又曰劉璋勅關戊諸將文書勿復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
白水軍督陽琛責以無禮斬之

又曰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日大事垂可立功如何
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退以白璋發其謀於是
璋收斬松

晉書曰楚王瑋既誅汝南王亮衛瓘尋又詔解嚴云瑋矯
詔解嚴斬刑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以示監刑尚書劉頌
流涕言此詔書也奉此而行謂爲社稷今更爲罪託體先

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歔歔不能仰視
 又曰荀晞字道將河南山陽人爲兗州刺史斷決如流人
 不敢欺以從母子爲都護犯法晞斬之旣而素服哭曰殺
 汝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以嚴刻斬戮號曰屠伯後
 爲石勒所殺

又曰石閔仕僞趙石鑿爲侍中錄尚書事鑿使石苞夜誅
 閔不尅反爲閔攻殺鑿苞等殺胡人斬關踰城不可勝數
 閔知胡人不爲己用頒令下每人斬一胡文官賜爵一級
 武官立拜牙門于時一日之中斬胡萬人於是鼻高多鬚
 濫死者甚衆胡人死至二十餘萬

又曰皇甫謐子方回少遵父操永嘉中博士徵不起避亂
 荊州閉門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南土人士
 咸尊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王敦弟王廙代侃廙至荆

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廙大行誅戮立威以方回爲侃所禮
 責其不來詣已乃收而斬焉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三十國春秋曰丙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于建康
 於是以刀拭柱血逆流上二丈三尺下四尺五寸其直如
 絃

後魏書曰段暉從世祖至長安有人告暉欲南奔世祖問
 曰何以知之告者曰暉置金於馬羈中不欲逃走向何由余
 也世祖密遣視之果如告者之言斬之於市

齊書曰庾弘遠字士操清實有士譽仕齊爲江州長史刺
 史陳顯達舉兵敗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着之曰子路結
 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

又曰陳顯達起兵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趙
 譚注稍刺落馬斬之於籬側血涌前籬似淳于伯之被刑

也

崔鴻前趙錄曰卜相隱于龍門山嘗與郭璞論易相曰吾大厄在四十一亦未見子之令終璞曰戮吾禍在江南不此也鎮北斬冲攻太原不尅歸罪於栩輒斬之劉聰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御史丞誥行持節斬冲也

隋書曰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禪俗云利於官上以爲厭蟲將斬之蘇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穎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音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

漢雜事曰奉車都尉竇固征匈奴騎都尉秦彭副固令彭

別屯彭擅斬軍司馬固奏彭不由督率賊殺人公卿議皆以爲固議是公府掾郭躬以爲彭得專斬人上曰軍正校尉一統督何以得專殺躬對曰一統將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別將兵軍事至急勢不得關督將有詔躬上殿令尚書令與公卿雜難躬曰督將授斧鉞稱令故得擅行法都尉別得行軍法何以明之躬對曰軍正校尉別將兵假斧鉞卽得專軍法難者曰今不假故不得擅殺躬曰漢制假棨戟以當斧鉞議者皆屈上從之

晉朝雜事曰夜遣通事令史張林黃門令史駱休開神虎門迎故太傅趙王至太極殿前召收中書監張華侍中賈謐尚書裴頡解結侍郎杜斌等斬之於東鍾下華等大呼自稱忠臣張林詰之曰公等知太子無罪何不諫諫若不從何不去也遂斬之

華陽國志曰王濬自成都帥水陸軍及梁州又率七萬人伐吳臨發斬牙門將李延延所愛將也以爭騎斬之衆莫不肅

商君書曰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顛頡後至吏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斷顛頡之首以徇晉國之士皆懼曰顛頡之有寵斬以徇而況我乎

韓子曰禹遇諸侯會稽之上防風後至禹斬之

王韶孝子傳曰周青東郡人也母患積年青扶持左右五體羸瘦村里乃斂錢營助湯藥毋痊許嫁同郡周小君小君疾未獲成禮乃求見青屬累父母青許之俄而命終青供養爲務十年中翁姑感之勸令更嫁青誓以匪石翁姑並自殺女姑告青害殺收考遂以誣歟七月刑青於市青謂監殺者曰乞樹長竿繫白幡青若殺翁姑血入泉不殺

血上天旣斬血乃緣竿上天

梟首

傳曰叔孫昭子殺豎牛投其首於寧風棘上

漢書曰三族令先黥劓斬左右趾梟首菹其骨謂之具五

刑

又曰漢王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

又五行志曰江充掘巫蠱太子宮太子乃斬充舉兵與丞相劉屈氂戰太子敗走自殺明年屈氂復坐祝詛腰斬妻子梟首

續漢書曰張濟爲河南令中常侍段珪奴乘犢車于道濟即收捕梟首懸尸珪門也

後魏書曰宋鴻貴爲定州平北府參軍送戍兵於荊州坐

取兵縮四百疋兵欲告之乃斬兵十人又踈凡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之罪乃生斷兵手以水洗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嘆鴻貴之愚也廷尉決事曰河內太守上民張太有狂病病發殺母弟應梟首遇赦議不當除之梟首如故

棄市

禮曰刑人於市與衆弃之

史記秦皇平六國制天下藏詩書及偶語弃市

漢書曰中元二年改磔曰弃市應劭曰先諸死刑皆死之市令改曰弃市自非妖逆

不復磔也

又曰竇嬰矯先帝詔當棄市嬰陽病瘵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

晉書曰范堅遷尚書右丞時廷尉奏殿中吏劾廣盜官幔

二張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弃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操黃幡搥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為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朱映議以為天下之人無子者少事遂行便成永制堅亦同映議

又曰咸和二年句容令孔恢罪弃市詔曰恢自陷刑網罪當大辟但以其父年老而有一子以為惻然可特原之隋書曰文帝意每尚慘急姦回不止京市白日公行掣盜人閒強盜亦往往而有帝患之問群臣斷禁之法楊素等未及言帝曰朕知之矣詔有人能糺告者沒賊家產業以賞糺人時月之閒內外寧息其後無賴之徒候富人子弟出路者而故遺物於其前偶拾取則擒以送官而取其賞大抵被陷者甚衆帝知乃命盜一錢已上皆棄市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懷懍焉

考音

釋名曰獄死曰考音考音者考得其情音其命於獄也
後漢書曰陽嘉三年春詔以久旱京師諸獄無輕重皆且
勿考音須得澍雨

又曰丹陽方儲明風角爲洛陽令功曹是竇憲客客爲憲
所諷夜殺人斷頭着奩中置廡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摩死
者耳邊問誰所殺有頃曰死人言爲功曹所殺收功曹考
音

又曰向栩字甫與性卓詭不倫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張角
起相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滅張
讓讒栩與角同心收送黃門北寺獄考音之

又曰董卓被誅蔡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
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

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
傷痛豈不與爲逆哉即收付廷尉考音其罪邕陳辭謝乞
黔首刑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
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史爲一
代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之誅無乃失名望乎允曰
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
不可令佞臣執事在幼主左右旣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
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
制作國之典滅紀廢典其能以乎邕遂死獄中

晉書曰王豹上書勸齊王冏與成都王穎如分陝之制會
長沙王乂至於冏案上見豹牋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
不銅駝下打殺冏旣不能嘉豹之策遂納人言乃奏爲臣
不忠不順不義輒都街考音以明邪正豹將死曰懸吾頭

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衆庶寃之俄而罔敗
三國典略曰齊兗州刺史武城縣公崔陵恃預舊恩頗自
矜縱寵妾馮氏假其威刑恣情取納風政不立爲御史所
劾召收繫廷尉者竟遂死獄中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六
其前論曰齊人曰王公其不封其地人曰之
不封其地人曰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七
其前論曰齊人曰王公其不封其地人曰之
不封其地人曰之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七
刑法部十三

殺

殺

三族刑附雜

釋名曰殺竄也埋之使不復見也

周禮秋官上曰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斬以鉄鉞若个

刃若今弃市也謀爲姦寇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

反間者斬之小者殺之如辜之言枯也謂磔之也凡殺人者陪諸市肆之

三日刑盜于市肆猶陳也

又司刑職曰殺罪五百鄭玄曰

尚書大傳曰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康叔監祿

父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盛猶使召公奭爲傅周

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

利王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世之時也請舉事言周弱且不和欲代之而復政也然後祿父三監

叛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禮曰邾婁定公時有殺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

是寡人之罪也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殺得殺之其罪無赦也

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欲明其大逆不復之也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自貶損也

又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析言巧賣法令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作法度也左道若巫蠱及俗禁也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淫聲鄭衛之聲異服若聚鵠冠瓊弁奇枝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變也行

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皆謂虛無誠也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娶卜數文書使民倍

禮違制此四誅者不以聽者也

左傳襄六年曰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

州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

又昭四年曰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書曰楚殺

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又昭四年曰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執而殺之刑其

士七十人

論語顏淵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子曰子為政焉用

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史記曰二世使使殺公子將閭將閭曰朝廷之禮吾未嘗

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仰天而大呼

天者三昆弟皆流涕自殺

又曰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

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
過而死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墜萬餘里此其
中不能無斷地脉此乃恬之罪也吞藥自殺

又曰秦昭王賜白起劍令自殺武安君曰我固當死矣長
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坑之是以死乃引劍
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

華嶠後漢書曰梁冀聞崔琦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
誠之不能受琦以言不從失意爲白鴟賦冀知與已大怒
幽之室谷數月得出後竟殺之

范曄後漢書曰陳蕃上疏欲急誅侯覽等太后不納朝廷
聞者莫不震怒蕃因與竇武謀殺之及事泄曹節等矯詔
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
拔刃入丞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

氏不道耶王甫時出與蕃相迂讓蕃曰先帝新奔天下山
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
作樂飲醪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耶公爲
棟樑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劍叱甫甫兵不
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里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
官騶蹋蹶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廩假否
卽害之

吳志曰人詐告樓玄謗訕政事華覈上疏乞玄自新孫皓
疾玄名聲復徙玄及子男據付交阯將張奔使以戰自効
陰別勅奔令殺之據到交阯病死玄一身隨奔討賊持刃
步見奔輒拜奔不忍殺玄會奕暴疾卒玄殯斂奕於器中
見勅書還自殺也

王隱晉書曰周處字子隱陽羨人始爲中書省事時女子

李恣覺父北叛時殺父虜奏曰覺父以偷生破家以邀福子鬪告歸懷羸結舌恣無入子之道證父攘羊傷化汙俗宜在投甲以彰凶逆平刑市朝不足塞責奏可殺恣唐書曰宰相宋申錫爲鄭注所構獄自內起崔玄亮首率諫官請對與文宗往復數百言文宗不省其詐欲宣申錫於法玄亮泣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諸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方宣於法今至聖之代殺一凡庶尙須合於典法況無辜殺一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實不爲申錫也文宗爲之感悟玄亮由此名重於朝

又曰興平縣人上官典因醉格殺人亡竄吏執其父下獄典自首請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悰以其首罪免父有光教義請減死配流王彥威曰殺人者死白玉共守若許殺人不死是教殺人興雖免父不合減死

山海經曰共工氏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

一山之物言貪暴難厭也相柳之所耘厥爲溪澤

耘觸禹殺相柳其血

脉不可以樹檠乃以爲衆帝之臺

曹操別傳曰始表忠爲沛相薄待操沛國栢劭亦輕之及在兖州陳留邊讓頗笑操操殺讓族其家忠劭俱避難交州操遠使就太守士燮盡族劭劭得出首拜謝於中庭操謂曰跪可解死耶遂殺之

孟子曰孟子謂齊宣王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言當慎行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

又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

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燕有罪誅之燕猶齊故不可

搜神記曰漢宣帝之世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四子及其將分妻子而不可均反致爭訟廷尉范延壽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處之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三男以兒還母帝嗟嘆曰何必古若此則可謂當於理而厭人情也延壽蓋見人事而知用刑矣

太公金匱曰殺一人而千人恐者殺之殺二人而萬人動者殺之殺三人而君振者殺之

刑附三族刑雜死

尚書泰誓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也

史記曰秦始皇平六國制天下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

舉與同罪

又曰陳豨反韓信欲謀發兵欲以襲吕后太子其舍人得罪於信告信欲反於吕后吕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歎曰吾悔不用蒯通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漢書刑法志曰漢興尚有夷三族之令今日當三族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妖言令後新垣平謀逆復行三族之誅

又五行志曰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於上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夏四月郊見上帝歲餘懼誅謀為逆發覺屠斬夷三族

後漢書曰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尅夷三族

又曰建安三年車騎將軍董承越騎校尉和輯受密詔誅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殺董承夷三族

魏志曰建安二年遣諷者僕射斐茂率關西諸將誅李傕夷三族

又曰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及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荆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栢毓皆與爽通姦夷三族

三十國春秋曰魏帝謁陵曹爽及弟羲訓彥皆從高祖命授兵召公卿於廟堂奏皇太后廢爽丁酉斬爽羲訓彥夷三族

三族

雜死刑

韓子曰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裘林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幣林木盡則無以為守備如民之厚葬不休奈何管仲對曰凡民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於是乃下令曰棺過度者戮其尸罪當喪者夫戮尸無名罪當喪者無利無名無利民何故為之

呂氏春秋曰趙簡子沉鸞繳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繳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繳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繳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緝吾善也

淮南子曰夏桀般紂生燔人辜頡者為炮烙鑄金柱鑄金柱然

火其下以人置上入火中而對笑之符子曰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

觀刑何無惻怛之心龍逢曰天下苦之而君以為樂臣君之股肱何不悅乎桀曰聽子諫諫得我改之諫不得我刑

之龍逢曰臣觀君冠危石也臣觀君履春冰也未有冠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樂笑曰是日亡則與俱亡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亡乎子就炮烙之刑吾觀子龍逢歌趨造物勞我以生息我以炮烙故涉薪我樂人不知赴火而死

新南干日更聚也條主微人等前亦欲欲殺今其

美而繁繁未嘗無一人山景景高臨而際吾舊也

燦燦之乎嘗前宮室繁樹突而繁燦燦之令年浪士大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七

夫楚氣無窮異當與吾楚無異其所以所以也

